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七十一回 范飛娘獨戰連珠蕊 劉次雲雙鬥苗龍虎

建文十六年五月，呂軍師自河南率兵進取南陽府。行次三日，向晚，安營甫畢，前部隊長稟報：獲一年少秀士，說要稟機密事情。隨令傳進。那少年生得眉宇秀爽，姿容韶俊，體態清臞，而骨格磊落，有如雪中之松，霜中之鶴。向上行個庭參禮。軍師婉問：「秀士從何方而來？有什麼機密？先通姓名。」少年稟道：「小子姓連，名華，自鄖陽到此。伯父連棟，現為彼國丞相。乞退左右以吐肝膈。」軍師笑道：「你自己到此，還是你伯父差來的。」連華應道：「雖出自自己，也算得伯父差來。」

軍師就折他道：「爾伯父做了偽國丞相，爾父做了什麼？因何不說父親姓名？難道有伯父而無父的麼？」連華稟道：「因為機密事，是從伯父那裡來的，卻不曾說到我父，小子一時差誤了。先父諱楹。」才說得出口，軍師即命看坐，道：「何不早說。爾先尊公在金川門，以一身而抗燕兵。被害之後，丹田內射出白氣冲天，真孟氏所謂浩然之氣。第一個殉國起，後乃激出許多忠義來，皆先尊公之倡也。自然燕藩搜拿家屬，所以避難於鄖地。爾今日之來，方不愧為御史公之後。獨是令伯父因何竟受偽職？」連華涕淚交頤，硬咽應道：「伯父無子，只為小子一人，宗祧所寄，恐他見害，所以就了他的偽職。」

軍師道：「是了。請道機密。我左右皆可與聞的。」連華稟道：「前月初旬，姚道衍差了翰林吳溥的兒子叫做吳與弼，說是個天下名士，齎著十萬金珠，送給劉偽主，說他興兵滅了濟南之後，割與四川一省地方。偽主貪其厚賂，當面允許。吳與弼又說濟南總是妖人，須得有道法的前去破他妖術，因此偽主就令其女人連黛娘為主將。說起來，他有妖蟲二種，是蠱毒與妖術相合而成的，最為利害。一曰金蠶魂，把符咒寫在桑葉上，喂養這個金蠶七七四十九日，煨成了灰，收在靈符紫金盒內。一曰赤蜈蚣精，將符咒燒了，雜在飯內，先飼大雄雞，也是四十九日，殺來煮熟了，給蜈蚣吃盡，也煨成灰，收在靈符赤珠盒內。臨用時還有符咒驅遣他。都會通靈變化，灰兒飛向空中，就是無千無萬的蜈蚣與金蠶，鑽入人耳鼻竅內，中妖蠱蟲者還延七日，若中蜈蚣蟲者，只一時三刻即死。再有個異僧，叫做石龍和尚，小椰瓢內養著條毒龍，止五六寸。念動真言，放他出來時，長可八九尺，口內噴出烈火，不要說燒殺人，聞了些火氣也不得活。還有個皮袋，養著一隻灰青小象如兔子大，若弄起神通來，狂風一滾，比老象還大幾倍，滿身的皮，硬過金鐵，鈹矛不能刺，利刃不能劈，撞入軍營，萬夫不能御。他若把鼻子卷將人去，骨肉盡化為齏粉。又有個道士，姓君外天峰，他臨陣時，頂上又鑽出個人來，與他一模一樣，手持降魔杵在空中打下，憑你猛將招架不住。又能役使樹木沙石，飛起半天，追打敵兵二十餘里，方才墮地。又有偽將小王洪者，能潑墨成霧，撒豆為兵，剪草作馬，他興起黑霧，就把豆草撒去，都化作強兵猛將，圍住敵人，然後揮軍掩殺。聞說這些豆草人馬，不能殺傷人的，若知道了也不怕。只這霧氣昏黑，他看得見人，人看不見他的兵馬為利害。又一巫師石歪膊，有五鬼詛咒之術，那五個厲鬼，按金木水火土，各有克制人的符咒。先行咒詛一番，即遭相剋的鬼，迫受制生人的魂，無有不死。小子知道他們有這些妖術，必須預為提備，所以稟知伯父，要特地前來。伯父說：『你此去毋忘君父之仇。獨是難於出境，只說個遊學楚中，我差人護送你，不怕界上不放。』今幸脫了火坑，得見軍師。還有……」呂軍師道：「且住。」隨送至後營安歇。即照連華的話，手自草疏，打發健士，限三日夜馳赴帝師闕下，奏請仙師降臨。隨下令諸營，五更起行，兼程而進，遇有敵兵，不許進戰，俟大軍到齊定奪。

將及新鄭地方，前軍回報：「有公孫仙師與女冠軍范飛娘，領著五六百兵馬，結營在界上。」軍師大喜，正不知因何預先在此。即刻馳向營前，請見公孫仙師，動問來由。公孫大娘將帝師差往淮南，如何做內應取了揚州，回到河南，如何復了汴郡，如今鐵關開得鄖陽妖人入寇，所以先來拒敵情由，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敵人只在兩日便到，軍師定有主裁。」呂軍師道：「且看他來時，如鬥勇鬥智，自有本部人馬。若鬥法術，還須借重仙師。今宜先到南陽界上按兵以待。此地屬在開封，不可使之入寇，騷動黎庶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軍師之言極是。」

遂拔營星夜進發。到白水河，將佐來稟無舟可渡，軍師道：「有舟亦不渡。」仍照帝師七星營制，結下寨柵。

隨請連華諭道：「明日廝殺，汝未歷戎馬，難以在此。今送汝至闕下，擢授京職，以光先尊公之緒業。前日汝尚有未盡之言，宜即說來。」連華稟道：「小子有個妹妹，名喚連珠，一向欽仰帝師，要皈心學道。因連黛認為己女，逼嫁不從，只得習了些武藝。曾與小子相商，趁此出兵機會，得便可以相投。要求軍師提拔。」軍師道：「我自自然有法。」即傳令諸營，若遇少年女將，不可傷害。連華拜謝而別。

流星探馬疊報：賊軍中多有和尚道士，師巫婦女，怪怪奇奇的形狀，將近白水了。軍師隨啟公孫仙師道：「愚意要與賊人說明，鬥勇便鬥勇，鬥法便鬥法，不許淆混，方見高低。寧可我賺他來，不可為他賺去。」公孫會意應道：「尊旨極是。」

軍師乃傳令諸將，前營軍馬向敵站立，中營次之，其左右兩營，東者向西，西者向東，後營亦分為左右，照此站立，以便於進退。但看紅旗磨動則進，皂旗招展即退。若臨陣廝殺，聽候呼名，毋許爭先，致干軍法。姚襄隨稟：「軍師曷不乘敵人半渡擊之？」軍師應道：「此兵法也，第不宜用於妖寇。」不片時飛報又到，說：「賊已渡河，止有一半用的船隻，其和尚道士婦人等，皆縱馬竄過，四蹄無半點水兒。」軍師明知非謬，誠恐惑動軍心，乃厲聲叱道：「仙師也只騰雲，那有騎著馬匹在虛空走的？虛聲妄報，法應梟首。」軍士吆喝一聲，立刻綁下。

公孫大娘請道：「小人無知，姑恕他罷。」軍師道：「仙師討饒，不得不遵。」著發回運糧效力。

次日清晨，連黛娘差人來下戰書。軍師不許進營，但取書來拆看，云：

大漢天開大武后，致書於偽仙姑妄稱帝師之前曰：有勇則戰，無勇則降；有法則鬥，無法則伏。若或迷誤，有逃無路。

公孫仙師大怒道：「彼惡敢出此言？」軍師笑道：「犬吠洞賓，曷足為怪。」隨援筆批云：

爾勇伊何？螳螂之臂。爾法伊何？鬼蜮之技。妖婦僧道，死歸一處。

公孫仙師大贊：「妙哉。批得快暢。」打發來差回去。

連黛娘見了，忿氣填膺，綽了鑕鐵三股叉，出馬陣前。見兩員女將，道家裝束，她就認作帝師，罵道：「你這蒲台潑賤人，有何材幹，敢出大言？看我活擒來，慢斷條兒處置。」挺手中叉，飛馬衝到。公孫大娘舉劍架住，道：「古人臨敵，先禮而後兵。我要與你講過，要鬥法術，止鬥法術。要比武藝，止比武藝。卻不許武藝敗了，便弄法術，法術輸了，又動干戈。我公孫大娘是正人君子，不像你們賊頭鼠腦的。今先從那一件起，悉聽尊裁。」連黛娘方知不是帝師，又罵道：「你這斯是潑賤人手下的小婢，也敢數黑道白。」公孫大娘喝道：「看你這個搗不死的浪小婦。」信口罵來，卻礙著了她的心事，把左袖一揚，右手鐵叉先到。公孫大娘急架相還，大戰有三十餘合。連黛娘忽敗下去，公孫仙師隨勒馬而回。范飛娘問：「何故不追？」仙師道：「她武藝不弱，速然敗走，必用邪術。尚未知她深淺，且縱一次。」

連黛不見追來，方欲勒馬再戰，連蕊娘坐著桃花叱撥駒，使的兩枝風磨鋼小小方天戟，早已飛出，說：「待我擒她。」這裡范飛娘，縱坐下菊花鐵青馬，舞動手中銀鍔六尺龍泉雙寶劍，出陣迎往，更不打話，即便交手。戰有十合，連蕊手軟筋酥，看看要敗，珠娘就舉起兩枝倭銀短短梨花槍，前來助戰。往往來來，如走馬燈相似，但見：

有一位使兩枝金戟的，鬚髮龍盤，繡袍鳳舉，學她漢官妝束。正新瓜才破，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。有一位使兩柄梨花槍的，雲髻冠簪，羽衣繚結，略似道家打扮。好在十年不字，荳蔻尚含香，便把全身現。這一位把兩把龍泉的，飄飄兮青絲煙揚，停停兮素袂香飛。端的劍仙剛烈，約略藐姑清寡。怪道冰氣欲凌人，霜華能殺物。

看起來，三位皆有傾城之色，出世之姿，不爭惱了性子，動起刀兵，要拚你死我活。鬥到八九十合，兩陣軍士喝采不絕。

軍師令鳴金收軍。三位佳人皆拱手各回本營。若論范飛娘本事，不要說兩個，就是再添個把，也還勝得她。只因軍師有令在

前，亦且美人借美人，又有憐情之念，所以明讓她殺個平手。

次日軍師傳令秣馬蓐食，命劉超直逼他營門，大喝道：「你們什麼女將，兩個來只敵得我們一個。可有不怕死的賊男子，也饒你兩三個出來，與吾虎兒將軍戰一百合麼？」連黛娘酒量極高，醉後更有力氣，方飲得半酣，聽了這樣大話，即命諸將齊出陣前。見這個將軍真威風也，有詞為證：

面如玉琢，唇若朱塗，左目重瞳，兩眉橫劍。頭帶絳紅紮巾，重著兩條青綃裁就五鳳盤旋銷金的飄帶；身穿烏銀鎖甲，勒著一圍玄線織成雙螭鉤結嵌寶的圓額。襯著八團紫緋爍日逞體袍，護著一輪秋兔凝霜照膽鏡。手持握月刀，蛟龍遁跡；足跨追景馬，熊虎飛聲。

連黛見來將英勇，自己要戰；恐怕罵得狼藉，不好看相，顧左右：「誰與我先擒此賊？」苗龍亦使大刀，應聲而出，大喝道：「小將通名。」劉超呵呵笑道：「鼠子敢問我名？」舉刀照頂門劈下，苗龍亟招架時，覺有千鈞之重，心中大驚。戰不五六合，已覺力不能勝。苗虎見哥子將敗，拍馬挺槍，飛來助戰。劉超道：「來得好。」使出神威，如風飛電掣。二將亦只辦得架隔遮擋。盤盤旋旋，殺了半晌。劉超先向苗虎大咤一聲，刀才舉起，苗虎坐騎辟易，跳退數步。苗龍的馬正到，虎兒回刀帶斜劈去。苗龍舉刀來架，砍著刀柄，藕披樣的半折了。那邊苗虎見劉超空著半邊，已縱馬挺槍刺進，被劉超左手接住。苗虎和身才顛人，虎兒將刀柄一挑，只見苗虎兩腳騰空，翻身落馬。王師前營軍士搶出，活捉去了。苗龍已自棄了大刀，拍馬奔回。劉超勒住不趕，又喝問：「再有鼠子敢來比試武藝否？」尹天峰大怒，隨將劍指著劉超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。」但見：

兩家以勇鬥勇，以智鬥智，相去若天淵，不啻淮陰之禽鐘離昧；用術破術，用法破法，忽散若煙塵，無殊孽龍之遇許旌陽。且看下回敘起。